

许知远 / 著

纳斯达克的一代

THE NASDAQ GENERATION

■ COM



文化艺术出版社

许知远 / 著

纳斯达克的一代

THE

■ COM

文化艺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纳斯达克的一代/许知远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1.9

ISBN 7-5039-2076-9

I. 纳… II. 许…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704 号

纳斯达克的一代

著 者 许知远

责任编辑 伍 媛

封面设计 邹 波 王 嘉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100073

网 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

电 话 (010) 63457556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廊坊市新星印刷厂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0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076-9/1·913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自序：我的光荣与梦想

一本书是一面镜子：当一个傻瓜往里瞧，你不能期待会有一个使徒往外望。

——C.G.利希滕贝格

迫不及待出版的第二本书，暗示出我坚信罗素勋爵所言：“你被人谈到的机会越多，你就越希望被谈到。”我念念不忘那些改变世界的年轻人，并有如病态般地记住了：托克维尔，23岁写作《美国的民主》；海森伯格，25岁奠定量子力学基础；亨利·鲁斯，24岁创办《时代》杂志；胡适之，27岁引领新文化运动；马克·安德森，24岁发明网景浏览器……

对加入他们行列的渴望，使我的内心焦灼难安，书架上排列着的人物传记不断催促着我。像少年幻想自己成为王子一样，我一次次导演了惊心动魄的戏剧：我是独一无二的主角，获得了不世的声誉与权力。我清楚自己多么希冀与众不同。毫无疑问，倘若世界真有魔鬼，我会奋不顾身地成为浮士德……

巴尔扎克试图用笔征服拿破仑拿剑占领的欧洲，躲在阁楼

里的20岁年轻作家说：“战胜默默无闻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像巴尔扎克一样，写作是我惟一可以依靠的方式。但是，这已不是19世纪的欧洲，小说、戏剧、诗歌，都已经失去了其曾经无可匹敌的影响力。

批评家爱德华·萨义德这样描述今日世界：“我们都处于一种巨大的变化之中……这个变化似乎在确立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思想伦理标准。这种伦理不以分裂主义为基础，也不以职业和专业化为基础，而是关注如何把事物联系起来，尤其是如何与新生事物、与我们首当其冲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想像方面的变化联系起来，这种变化是由电视、移民、人口统计变化、避难、跨国金融资本等引起的。……所有这一切在文化研究、甚至文学研究中都提出了新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找出绝非狭隘的、无关痛痒的联系。”

在萨义德的描述中，我体验到博尔赫斯阅读斯蒂文森的散文式的隐秘喜悦。巴尔扎克发现了一个由高利贷者、没落贵族、贪婪与情欲组成的资本主义上升期的世界，而我则发现了萨义德所说的今日世界。

对一个试图依靠写作而获得荣耀的25岁中国青年而言，媒体是一条捷径。大众不仅生活在日常经验环境，他更目睹着媒体所制造的幻象空间。媒体可以将萨义德所说的今日世界断片拼贴起来。我迷恋上了亨利·鲁斯与沃尔特·李普曼，前者建造了时代出版帝国，并始终坚持媒体肩负着教育民众的使命；而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专栏作家的李普曼对新闻业几近鄙视，他通过分析新闻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考……他们在本质上是知识分子，媒体不过是他们藉以最大影响力地表达自我意识的手段。

对19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亨利克·显克微支，瑞典皇家学院这样评价：“他的灵感深深地根植在过去之中，恰似立陶

宛沙漠里的橡树，而它的枝条却在当代的风中晃动。”在但丁的激励下，歌德写作长诗；在尼采的鼓舞下，鲁迅写作《狂人日记》；而在李普曼影响深远的政治专栏的号召下，我试图评价今日的嬗变世界。

在没完没了的阅读中，我与过去时代的年轻缔造者们紧紧相拥，企求灵魂上的交融能够带来智慧与勇气。紧接着，没有浪漫色彩的实践开始了。我想起了，21岁的年轻人每个星期一的上午行走在安定门一条狭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胡同里，他是一本杂志毫不显眼的实习记者，满脑子光荣与梦想。

他告诉每一个与他相识的人，他要创办中国的《时代》杂志。他不知疲倦地说，鲁斯与海登当时不过是耶鲁的毕业生，他们是在印刷厂里开始制造传奇的；而简·温纳20岁时同样是在印刷厂里编辑出《滚石》杂志……他努力地写作，并毫不掩饰他的发表欲，他渴望别人知道他、尊敬他。如同亨利·鲁斯与沃尔特·李普曼，他具有一种天生地试图改变他人思想的欲望，根深蒂固。他无法忘记他的第一本书带来的震惊与喜悦，他似乎听到他恬不知耻地冲着书店里的每一位读者叫喊：你们需要听听我的声音，我是一个必将洗刷你们大脑的年轻人。

21岁时喜欢叶芝的这样两句诗：“在青年时代所有的说谎日子里，我把我的花和叶在阳光里招摇。”四年后，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是当初那个逢人便谈理想的青年更清楚如何将理想坚持到底。

保罗·瓦莱里说：“惟有带着某种很个人的目的，才能很好地阅读。也许是为了获得某种力量。也许是出于对作者的憎恨。”有了这位法国诗人的保证，我知道这本书无疑会被有效阅读，因为它的作者具有双重潜质。

目 录

自序：我的光荣与梦想

一、媒体精神

- 《时代周刊》 / 3
- 《财富》：商业是使命也是游戏 / 17
- 《福布斯》：资本家利器 / 23
- 简·温纳与他的《滚石》 / 28
- 哈罗德·海斯与 60 年代的《君子》杂志 / 39
- 见证世界：《纽约时报》150 年 / 44
- 国家与教堂之争 / 57
- 隐藏在利润下的分裂 / 64
- 亨利·鲁斯的好奇心与我们的理想 / 71
- 奥蒂斯·钱德勒与《洛杉矶时报》 / 77
- 《经济学家》的腔调 / 82
- 新知识分子的声音——《新共和》 / 85
- 《大西洋月刊》——美国精神的觉醒 / 91
- 一份好杂志 / 96
- 新经济杂志运动 / 101
- 他们这样缔造了 CNN / 107
- “公民”赫斯特 / 112
- 公民德拉吉 / 116

- 写作的第三条道路 / 126
黑幕揭开之后 / 130
旧日的生活结束了? / 135

二. 纳斯达克的一代

- 纳斯达克的一代 / 141
商业中的马基雅维里精神 / 146
首席执行官——新商业政治家 / 149
汤姆·彼得斯的时代 / 154
被网络侮辱与损害的 / 159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谋 / 162
新技术时代的贪婪者 / 167
沃伦·巴菲特：常识的胜利 / 171
玛丽·米克尔：华尔街分析师盛衰记 / 175
开放资源，开放运动? / 182
让我们交谈吧，沉默的大多数 / 186
王志东与经理人资本主义的失败 / 191

三. 阅读

- 金色拱门后的危险 / 199
噢，兰波同志 / 202
1831年，美国的转折点? / 206
游荡者李欧梵 / 209
“Cool”是这样诞生的 / 213
清教伦理与黑客精神 / 216

- 被浪漫化的流亡 / 220
乔治·索罗斯：改革全球资本主义？ / 223
媒体的启蒙 / 227
指挥家格林斯潘 / 230

四. 专栏

- 彼此误读的中国与美国 / 237
病毒与隐喻 / 241
虚拟的激情 / 244
《财富》论坛·达沃斯文化·全球化精英 / 248
证券文化的兴起 / 252
正在沦为商品的大学 / 256
耶鲁精神与现代大学面临的变革 / 261
哈佛校长的困惑 / 269
伪革命者的欢乐 / 274
跨国公司的使命 / 278
无力的报复 / 282
我们时代的英雄 / 286
中国的惊雷 / 291
麦肯锡方法与管理社会 / 295
如何捕捉时代风尚？ / 302
城市意象 / / 307
无能的青春 / 311

- 跋：我曾是一个 dot - commer / 321

媒体精神

《时代周刊》

在美国，多数人孤陋寡闻。因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适合于忙人阅读的出版物，能满足他们一经浏览即能做到消息灵通的需要。《时代》即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

——布瑞顿·哈登 亨利·鲁斯 《时代》创始人

《时代》的目标在于捕捉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事件所具有的魔力，不论政治还是艺术，它要鲜活地表现那些塑造我们时代的人。

——沃尔特·伊萨克森 《时代》现任主编

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一点都不迷惘。当他们在 1922 年 2 月 6 日从《巴尔的摩新闻报》辞职时，他们坚信自己一定可以办成一份“让大多数美国人更了解世界”的杂志。这对 24 岁的年轻人像两个异类。因为当时的时髦青年们正在格林威治村或者巴黎忙着写作与听爵士乐，或者干脆在苦艾酒中消磨时日。23 岁的海明威还要再过几年才写出《太阳照常升

起》，而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已经出版了一些短篇小说，开始鼓吹“爵士时代的忧伤”，至于帕索斯与迈克尔·考利这样的家伙还没有半点成名的迹象。

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旧有的世界秩序，像海明威那样上过战场的年轻人对于人类文明表现出不屑一顾，他们希望在本能中寻找力量，到巴黎寻找艺术，所以他们迷惘。而对于在美国国内那么多没有才气的年轻人来说，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败所带来的“孤立主义”，让他们心安理得地躲在国内享受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物质生活。

1920年11月，第一个商业性无线广播开播，人们的生活有了广播。汽车尽管依然奢侈却并非远不可及，纽约的中产阶级们开始流行打麻将，阿姆斯特朗的爵士乐时尚且新奇，尽管依然处于“禁酒期”，还是能找到一些喝的。电影在20年代已经开始成熟，黑白默片的明星们成了新的公众人物。所以这些缺乏才气、尽管没上过战场的享乐主义者同样对未来一片迷惘。

尽管他们目标明确、信誓旦旦，很少有人相信布瑞顿·哈登与亨利·鲁斯的计划会成功，尽管这两个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处于相互竞争状态的年轻人在短暂的记者工作中表现出了惊人才华，也尽管他们毕业于耶鲁大学，但是他们只有24岁。美国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媒体，《纽约时报》与普利策令人生畏的《世界报》每日刊出大量新闻，H.L.门肯的《美国水银杂志》、《星期六文学评论》、《美国展望》、《大西洋月刊》、《民族》、《新共和》、《星期六晚邮报》，还有新创办的《读者文摘》，又提供了大量分析评论。这两个24岁的年轻人所想像的杂志的生存空间在哪里？况且，这是两个穷小子，创办杂志需要一大笔钱。

他们开始了说服别人当然也包括自己的行动，他们给这本尚未出生的杂志起了一个漂亮而宏大的名字——《时代》。一些他们认定的潜在投资者收到了这两个青年充满豪情的杂志创刊词：

虽然美国新闻界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发展得好。

虽然外国人对美国的期刊如《世界工作》、《世纪》、《文学文摘》、《美国展望》等不少期刊的精良内容赞叹不已。

但美国大部分人却得不到足够的信息，非常无知。这并非是日报的过失，它们刊登了所有的新闻。

这也并非是周刊评论的过失，因为它对新闻也有适当的反应与批评。

如果允许一点狡辩，这是人们自己的错：不会提这个问题。

人们资讯不灵通，主要是因为没有一份适应这个时代的刊物，使忙碌的人能花费很少时间，而得到所需要的一切讯息。

《时代》就是这样一本新闻周刊，其旨趣不在于其涵盖的内容多少，而在于如何将讯息输入到读者的脑海中。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他们像低级推销员一样四处推销他们的理想，希望能够筹集杂志所需的 10 万美元资金。这其中的挫折可想而知，但是寄出去的订户调查却给他们以信心，将近七成被调查者渴望见到这本杂志。这两个毛头小子最终得到了 87000 美元，有 70 人或者出于真心、或者碍于情面成了这本杂志的股东，其中 46 个来自耶鲁大学。

1923 年 3 月 3 日，纽约街头的书摊上出现了这本 15 美分、连封面共 32 页的新生杂志《时代》。第一期的发行情况让两个年轻人沮丧。25000 册中只有 9000 册回收了成本，那些最初热心的订户在提到付钱时都冷淡了下来，而通过书摊销售

的 5000 册最多只卖了一半。

当然，有眼光的读者还是一下子从这本稚嫩的出版物中闻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首先，它的 28 个内文页码竟划分出“国家事物”、“国际事物”、“书评”、“剧评”等多个栏目，使读者可以直接寻到他们的兴趣点。这种今天已经司空见惯的新闻分类法，在当时却是极大创举。

其次，他们将《纽约时报》最值得阅读的新闻用最精炼的笔法改写，整本杂志具有很好的连贯性与极强的阅读快感，信息含量更是惊人。当然，它带有鲜明的哈登风格，仿佛他在耶鲁编辑的校刊。或许，我需要交代一下这两个同岁的小子之间的友谊。

他们同出生于 1898 年。哈登出生于富有的银行家家庭，据说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编辑与写作天才。他小学时即编辑班内报纸，中学进入哈奇克斯中学开始编辑学生刊物《记录报》。而鲁斯则是一位在中国传教的穷教士的儿子，出生于中国山东。因为偶然的机，于 1913 年进入哈奇克斯，成为哈登的同学，并同为《记录报》编辑。尽管哈登热衷于自我表现，而鲁斯则内敛得多，但这两个野心勃勃的小子同时发现彼此之间在编辑与写作方面的热情与天才，并试图超越对方。在共同进入耶鲁大学之后，他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并共同成为学生刊物编辑。此时，他们二人的编辑才华已经初步表现。哈登对新闻进行分类的能力，包括创造新的词汇与奇怪语法的天才，鲁斯对于深度与客观的追逐都已开始显露。

1918 年夏天，19 岁的海明威在意大利南部的医院里治疗一战给他带来的伤害，而德国人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西方的没落》……而这两个 20 岁的学生正作为少尉军官在南卡罗来纳州杰克逊军营接受军事训练。“那

个夏天，实在热得难受，惟有夜晚才凉快些。”1953年的鲁斯在《时代》创刊30周年时回忆道，那时他与哈登都剃了光头，像两个傻瓜。“有一个晚上，哈登和我正越过大本营地走向宿舍，我们每一步都陷入沙中，却谈得很起劲……就在那一次的交谈中，我们开始谈到《时代》……就在那一个夜晚，两个孩子决定合作，建立一个组织，把他们的生活中心、工作和任务结合起来……”

5年后，他们充满惊异与喜悦地看到了《时代》第一期。由于同样狂热于编辑工作，最终掷硬币决定，哈登成为《时代》的第一任主编，而鲁斯则负责业务，每5年，二人职责轮换。所以，哈登的造词本领与标新立异的写作方式为《时代》奠定了取得成功与日后遭人诟病的基础。

不管怎样，第一期《时代》还是让人喜悦的。严肃的鲁斯在用半个小时阅读之后说道：还真不错哩。而如果你了解了这本杂志的全体人员不过11人（包括2位创始人），他们是在纽约市郊区偏远的第八大道的一个印刷厂内的房间里进行工作，墙壁肮脏且破旧，办公室仅有20年的《纽约时报》与破破烂烂的百科全书。（他们的第一位员工曼弗瑞德·高特福莱，耶鲁毕业，是第一位作者兼打杂、剪报员。）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才能完成工作。那么，你就应该感到这是某种奇迹了。

当然，杂志在业务上没有他们最初想像的乐观。第一年，他们亏损了39500美元。是鼓励弥补了他们在账单上的沮丧。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致信给鲁斯道：“非常欣赏你们的新刊物，每一篇文章都值得阅读，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参阅，以了解国家与世界大事……”

站在今日的角度，我们会发现那两个24岁的青年在1923年创造了多么具有预见性的发明，尽管今天的《时代》已与当

年相去甚远。20 世纪 20 年代正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广播、电影、报纸杂志、爵士乐正在让多数美国人享受共同的生活。以前只属于贵族与精英的娱乐生活正在被每个人接受。世界开始被广播、电影、电话这样的技术联成一体，人们周围的信息量空前增长。在《时代》出现之前，美国的新闻界的确没有学会如何更清晰与直接地向公众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公众似乎也缺乏足够的兴趣。

如果我们将亨利·福特装配线视作工业中的一次革命，那么《时代》正是用亨利·福特式的观念改造新闻界。更重要的是，由于媒体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时代》对于新闻业的改造，更直接影响到公众对于世界的理解。这里我需要引用哈登与鲁斯在创刊时表达的共同信念：

1. 相信地球是圆的，对于以四海一家为胸怀的政治家们抱激赏态度；

2. ……(略)

3. ……(略)

4. 对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具有信心；

5. 对古老的——特别是观念——予以尊重；

6. 对新的——特别是观念——最感兴趣。

我们会发现，这两位年轻人的关注点正在改变传统新闻业“揭露事实”的观念，它们更强调的是对于世界未知事物的一种充满勇气与信心的探索。在今后的历史中，它的确迎合并促进了大众时代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在最初的《时代》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当时那两个小子也不敢这样想。

不过有一点我乐于承认，最初的《时代》的确有点像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一道沟通的桥梁，它将知识人的观念精简、直白地传输给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鲁斯所言的那一百